

<<折兰勾玉杏向晚>>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折兰勾玉杏向晚>>

13位ISBN编号：9787807555926

10位ISBN编号：7807555920

出版时间：2009年6月

出版时间：花山文艺出版社

作者：明月别枝

页数：36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折兰勾玉杏向晚>>

内容概要

向晚历经七世命丧婚嫁，升任杏花仙子，又因错开三界杏花，被贬下凡修行。

备受后娘与弟弟欺凌的向晚，机缘巧合之下被折兰勾玉买下，成了才名天下的玉陵君折兰公子的女学生。

向晚与折兰勾玉在日复一日看似平淡的相处中，情愫暗结。

待各自到了婚嫁年龄，他们抵住了世俗的压力，经历了下凡修行的磨砺……感情随着不断受阻而逐渐升华，两人之间的前情纠葛也慢慢浮现。

天命注定的一段情缘，在遭遇天庭的阻断与惩罚后，能否在人间开出圆满之花？

<<折兰勾玉杏向晚>>

作者简介

明月别枝，菊科，向日葵属。

看到太阳就晒，遇到下雨就宅。

心情随着天气起伏，胃口随着美食变化。

之前无数次幻想自己成长，现在无数次幻想自己还未长大。

简单生活、快乐写文，然后希望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健康开心平安。

<<折兰勾玉杏向晚>>

书籍目录

楔子卷一：轻烟淡水的江南，你跨马经过的是我的故乡 第一章 相遇 第二章 游学 第三章 钟离
第四章 师徒 第五章 探海 第六章 初绽 第七章 锐芒 第八章 看杏卷二：经不佳似水流年，逃
不过此间少年 第九章 情动 第十章 隐结 第十一章 再怒 第十二章 媒定 第十三章 蜕变 第十
十四章 暗潮 第十五章 皇权 第十六章 缘浅卷三：梦入江南烟水路，不与离人遇 第十七章 换命
第十八章 亲人 第十九章 谣言 第二十章 不伦 第二十一章 算计 第二十二章 杏香 第二十三章
退进 第二十四章 镇魂 第二十五章 大婚卷四：修一世圆满，解你我千年情劫 第二十六章 因果
第二十七章 救赎 第二十八章 交错 第二十九章 重逢 第三十章 团聚 第三十一章 圆满

<<折兰勾玉杏向晚>>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相遇 明德一十八年，秋。
风神国，杏花村。

“向晚，向晚……”粗声大气的中年声，由远及近。

向晚慌忙跳下门前的草垛，小手拍了拍屁股，往家门方向跑：“来了来了。”

“死丫头，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做饭！”

人一把揪住向晚的辫子，手势熟练，拖着她往回走。

向晚的小手紧紧护住自己的辫子，拼命将辫子往自己方向拉，好让头皮的这种揪疼能轻些缓些。
向晚八岁。

出生那年，恰是天下杏二开，天呈异象、人心惶惶的一年。

向晚当然知道杏为何二开，也还记得自己当初是怎么被贬下凡的。

那个跪在她身边求情的人，那个一言不发的座上子，那个满脸怒气对着她说“杏仙子违反仙规，即刻打入人间，再次修行”的男子……可是前因后果呢？

为何她会犯这种错，为何犯了错的她死不肯认错？

还有那之前的种种经历也消失不见，遍寻不着。

它们明明隐藏在她脑海的某一个偏僻角落，存在着，她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除了她是杏仙子，那一日在天庭被贬下凡，她便记不得其它。

可是她清清楚楚记得自己是杏仙子，此次被贬下凡是再次修行，这一点不会记错。

既是修行，便不得计较这些。

不得计较爹不亲娘不疼；不得计较弟弟经常爬到她头上欺负她，爹娘却只责罚她；不得计较弟弟吃肉她喝粥；不得计较身上衣衫破旧……她安于修行，并且沉默，无意表现，不想引人侧目与猜想。

她只喜欢坐在草垛上望天，想着左臂上的那朵杏封印依然，想着那一脸怒气她想解释然及的男人。

他为何这般生气？

自己又为何会犯那种错？

犯了错为何不肯承认，还反过来指责？

向晚摇了摇头，使劲将人手中的辫子扯回，惹来头皮一阵。

“你个死丫头，下回再懒，我就先将你的头发剪光！”

人犹不解气地朝着向晚劈头盖脸地打下去。

向晚护着脸侧着身子躲开，还是有两下着着实实地打在她耳朵上，一时脑中嗡嗡作响。

人撒了气走出厨房。

向晚站在原地呆了一会儿，开始动手做饭。

纤、切菜、乘……八岁的向晚做这些事干净利落。

一头顾着灶下柴火，一头站在小凳上乘——灶台太高，她若不这样，根本够不到。

趁菜，最后煮饭。

向晚将米放入锅里，转身端着一盆水踩上小凳便添上，一个黑身影冲入厨房，迅速跑到她身边，提起一脚狠狠踹向她身下的小凳。

小凳一滑，向晚身子不稳，连着手中端着的那盆水向后倒去。

向晚自然摔在了地上，屁股着地，一阵生疼。

可这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她手中的水盆在向后倾的时候，盆里的水顺势泼向她身后的桌子，桌上趁的四个菜悉数灌满了水。

“娘……娘……往菜里灌生水……”黑身影大喊着往厨房外跑，过门槛的时候一个不小心被绊倒在地上，小小的身影爬起来，又哭又喊的向外跑去。

向晚根本没得解释，瘦小的身板被抓起来就是一顿揍。

她的娘亲用小木条往她身上抽，她的弟弟——那个冲进厨房踢掉小凳的黑身影咬着手指站在一边看着她被抽。

<<折兰勾玉杏向晚>>

他很无辜地看着她，才跌倒哭过的双眼又圆又清亮，黑的衣裳衬得他圆圆肥肥的脸蛋干净白皙，唇红齿白的，就好像是个瓷娃娃。

向晚不哭不闹不求饶。

她挨揍向来如此。

虽是隔着衣裳，身上被抽过的地方还是辣的疼。

她的娘亲松手，扔了小木条，不顾她像个没有生命力的破旧洋娃娃般软趴在地上，转身抱起她瓷娃娃一样的弟弟，一径哄道：“小阳乖，饿了吧，娘这就去做饭，马上可以吃了……”向晚看着娘亲与弟弟拐角进厨房，咬着牙爬起身。

今天的午饭，自是没有她的份了。

她不敢回房休息，她知道她若回房，她那瓷娃娃一般的弟弟饭后肯定又会来找她的碴。

沿着村里的那条小河往西，一直到西村口的小庙停下。

小庙有些残破，除了初一十五，平日里若有人过来烧拜佛，便表示这人家里不太平了。

向晚躲到小庙北面，身后是满坡的杏树。

翻过杏林坡，就是个小小的荒坡，荒坡上有零零落落的坟堆。

这一带向晚很熟，每次她挨揍或不想被弟弟找到时，便躲到这里来。

向晚捡起小石块，一笔一笔沿着北庙墙的画像轮廓划。

她将玉帝的像画在上面，每当心情不好躲到这里时，便会用小石子再描摹一遍。

日积月累，庙墙上的画像愈来愈深，就像是刻上去的一般。

画像不算小，与八岁的向晚身架一般大。

向晚一笔一笔划完，扔了石综了根杏枝，一下一下往墙上画像抽。

记忆中，好像有重复的动作浮现，有点像娘亲用小木条抽她，细细回想，却又觉得不像。

折兰勾玉优哉游哉骑着他的高头大马途径这个小村庄时，看到的便是向晚对着墙上画像抽打的景象。

这一幕有些小怪异。

折兰勾玉抬眼看向墙上画像，心里蓦地一震：墙上画像笔锋粗糙而拙劣，但一眼望去，不难辨出画中人物正是他，尤其这五神韵，与他竟有十之九成相像！

“表哥，她跟你有仇啊？”

一旁黑俊马上的乐正礼问。

他们途径这个小有名气的杏村，于是进来看看青山绿水杏林坡，见有小庙，策马靠近，听到异响，寻找根源，看到的却是这令人震惊的一幕。

在这陌生的地方，离家千里之远，竟然有人对着他的画像鞭笞。

折兰勾玉一时不知该如何反应，手中玉柄折扇一合，翻身下马。

“请问，你在做什么？”

动静不小，那小姑娘却没个反应，只顾用枝条抽打墙上画像，也不朝他们看上一眼。

折兰勾玉稍等半晌，只能率先开口。

她身上衣裳大大小小十几个补丁，脏脏的，头发很长，只用根绳子扎成一束，凌凌乱乱，倒不像是用梳子而是用手抓着扎的头发。

她那么用力的抽打着他的画像，好像与他有着深仇大恨，可脸上的表情却是平静，不由就让他好奇。

他已经很难对什么起好奇心了。

向晚闻声终于停下手中动作，侧过脸看他，眼光一触，手中枝条滑落，转身便往身后杏林坡跑。她的动作该是干净利落而娴熟的，无奈刚挨过揍，身子就不那么灵活了。

没跑几下，便被人抓住。

来人一手将她拦腰劫下，向晚忍着腰板上被抽打过的疼痛，翘着脚挣扎。

“表哥，表哥，她认识你么？”

那黑俊马上的人儿早也下了马，巴柏跑到他们跟前，扯着嗓子问。

向晚停了挣扎扭头瞪他。

她讨厌这个人，他有着和她弟弟一样圆圆的脸蛋，瓷娃娃一般，明明是个男孩，却长得比孩子还精致

<<折兰勾玉杏向晚>>

粉嫩。

他的声音向晚也不喜欢，他明明比她年长，高高大大，已有十二三岁模样，声音却是脆生生的，好象还是个娃娃。

“你刚才在做什么？”

”折兰勾玉将向晚抱下杏林坡，满脸笑容，好脾气的问。

向晚抬头看他。

他一袭玉长袍，眉目如画，手中执一玉柄折扇，腰际坠一兰形玉佩，黑发懒懒披着，长过腰际，只在末梢松松地系了根玉丝带。

天然一股华贵而优雅的气质，如神祇一般问她在干什么。

身量虽小了一些，但那五面相，那神情气质，不正是玉帝——北庙墙上画像的正主么？

“玉……玉帝……”向晚心里愈发慌了。

想起那次他大怒她被贬下凡，这一次又被他抓个正着，会不会再贬一次？

“啊，表哥，她还知道你的名字，天哪天哪……”乐正礼在一旁喳呼，不可思议道，“可是她怎么叫你弟弟啊，看她那样子，六七岁模样，居然叫你弟弟！”

”不止是乐正礼，折兰勾玉也觉得奇怪极了。

且不说他既不认识也从未见过身前的小丫头，但她不仅抽打他的画像，竟还直呼他的名字，这之中莫不是有他不知道的渊源？

折兰勾玉决定将这一切弄个清楚明白。

向晚还想挣扎，人已被折兰勾玉三两下扛到马背上。

他纵身上马，一手抓紧她，一手攥着扇子抓紧马僵，脸上始终保持着笑容，问：“家住哪？”

”“不要！”

”向晚反抗。

她现在不能回家，更不能带着两个陌生人回家。

“礼，你问路。”

”折兰勾玉驱马往右一靠，示意乐正礼与他的黑马先行。

向晚反抗无用。

往村庄里走，随便问个路人，莫不是回答：“是小晚啊，可怜的，她家就在前头右转第五个房子

。”

”是啊，可怜的，所有人都知道她是可怜的小晚。

在杏村，比她家穷的多了，孩子比她家多的也多了，但她该是村里所有小孩里最可怜的吧。

做家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做了家务还要挨打；有弟弟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弟弟欺负她之后，总是用一副很无辜的表情看着她，而她的爹娘从闹问谁是谁非，直接打她一顿了事。

邻居里也有好心的，看她挨打挨饿，有时候会塞给她一个馒头。

但她不喜欢这样，她不喜欢别人同情的目光，不喜欢别人的施舍，所以她总是一个人跑到庙北面，躲在小庙与杏林坡的狭小空地里，一个人疗伤。

“死丫头，碗也不来洗，又跑到哪去懒了？”

”折兰勾玉抱着向晚才下马，一个中年冲过来，从他手里一把拉过向晚，也不顾及有陌生人在场，劈头盖脸的就打了下去。

折兰勾玉显是没料到还有这一出，直觉地伸手，折扇拦下了中年的手。

“你们是谁？”

”向夫人这才注意到还有两个陌生人在场，观其外貌穿着，都还是个孩子，身家倒该是不差的。

一个一身白衣，身形修长，虽不足岁，已有大人模样；另一人一身蓝衣，显又小了几岁，眉目干净清朗，粉面黑眸，如画中瓷人。

“您是她母亲吧。”

”折兰勾玉推测，话却是肯定的，略一沉吟，手中折扇一开，笑得很是温和，“请问，我们该是认识的么？”

”向夫人莫名，但观折兰勾玉的说话气度，不由便老实地摇了摇头。

<<折兰勾玉杏向晚>>

“敝姓折兰，不知与府上可莹源？”

折兰勾玉笑得愈发亲切，折扇贴着微尖的下巴，漂亮的眼睛笑看向夫人，嘴角眼角都微微上挑。

在风神国，复姓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除皇族之外，又以折兰、乐正、微生三大家族最为显赫。

一听折兰二字，向夫人一惊，慌地跪下身去，尖着嗓子颤颤抖抖地道：“草民岂敢与大人攀亲带故！”

折兰勾玉微点了点头，视线移向向晚，若有所思。

虽还是个孩子，但家世的显赫，惯来的养尊处优，倒让他这一刻雍容华贵得就应该是接受众人膜拜似的，坦然尊贵得紧。

向晚拿眼看他，全不知他心中打算。

转头又看了眼跪着的娘亲，慌忙返身跑回厨房，准备在挨揍之前将碗厦。

她身上的衣衫过于宽大，因着跑动，头发一松一垮，看起便是狼狈。

向晚跑得飞快，很快消失在转角处。

折兰勾玉看着她的背影，手中折扇一合，纵身上马，掉头离去前对仍跪着的向夫人笑道：“既如此，显是一场误会，不打扰了，告辞。”

折兰勾玉与乐正礼并没第一时间离开这个名叫杏村的小村庄。

走马观绕了一圈，便近傍晚。

两人在村里小有名气的孙员外家借宿，顺便打听了一些杏村的事，从中也知道了些向家的事。

“小晚这孩子又听话又懂事，就是可怜。”

她出生那年，村里满坡杏一之间开二度，徐长老就一直念叨说天呈异象、必有大灾，大伙儿听了纷纷收拾东西准备连逃亡避，小晚的亲娘就是在逃亡路上生下的小晚。

半道路上哪有产婆，她亲娘产后血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她现在的娘亲是他爹的续弦，后娘，才几岁的孩子，平时家务都让她做，农时还让她下地，她爹也不管，由着她让后娘使唤，真是可怜。

孙员外是这样说的。

“那一年天下杏不都是二度盛开么？”

“那一年折兰勾玉七岁，对这事深有印象。”

“哎，出去了才知道啊！”

本以为只有我们村的杏树是这样，所以后来逃亡的人远远近近的又都回来了。

孙员外说到这里一顿，“咱们村里的徐长老说话一向很准的，大家连收拾东西，拖儿带的逃亡……哎，这都八年过去了，也没见什么大灾大难，真是奇怪。”

折兰勾玉笑，手中折扇一开，悠哉哉一摇。

想起庙墙上那个画像，他漂亮的眼眸眯成弯弯一道弧，脸上的笑容却愈发谦谦温和了。

“表哥，那小丫头真可怜。”

她挣扎的时候我看到她手臂上还有伤痕，她那后娘当着我们的面就劈头劈脸地打她，只不知背着人还会做出些什么事来。

乐正礼已经被向晚的遭遇完全震撼了，跟着折兰勾玉回房休息，口里还念念叨叨的，心里甚是不平静。

她才八岁，一个八岁的小孩，竟然会有这般凄苦的遭遇。

他八岁的时候正是享尽父母万千宠爱，哪能想到天下还有人过得这么辛苦。

“人各有命。”

明年你一人游学，挑些偏僻穷苦的地方，就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并不稀奇。

折兰勾玉心里一叹。

今年是他最后一年游学了，明年他便得规规矩矩的接受封赐，在他的封地，担起他“玉陵君”封号所衍生的一切权利与义务。

表弟乐正礼比他年幼三岁，今年十二。

他还有三年自由自在的游学时间，那些责任与义务离他还有距离。

<<折兰勾玉杏向晚>>

折兰、乐正、微生三大家族虽非皇族，却是高祖皇帝下旨与皇朝同荣的贵族，封地封爵、世袭继承，尊贵了几百年。

三大家族的嫡出嫡长从初生那一刻起便被钦定为爵位封地继承人，待得十六岁上京正式接受皇上下旨授封，便要担起家族责任，为自己家族的繁荣昌盛、荣华富贵而努力。

折兰勾玉的封地正是玉陵，这个国家最东面的一座城池，临海。

“可是表哥，我还是不明白她怎么会知道你的名字，还将你画在庙墙上。

听那孙员外说，这一家子人，世世代代都在杏村，该是不可能与折兰家族的人有所联系才是。

”乐正礼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粉嫩嫩的脸蛋，五全皱在了一堆。

他讨厌自己长了张娃娃脸，但更多时候是享受，用这张娃娃脸夸张地表达他所有的心思与情绪。

“或许只是巧合吧。

”折兰勾玉手中折扇一开，配上一身长袍暖白如玉，眼角眉梢掩不住的笑意，飘逸如兰临风的气质，说不出的宛然。

“这也太巧了吧，她还是个孩子呢，看她的遭遇，也富见过什么市面，没上过什么学才是。

”乐正礼皱着五，伸手抓了抓头发，满眼困惑。

“回房休息吧，我们得赶在入冬前回家。

”折兰勾玉拿折扇轻点了点乐正礼的脑袋，笑如阳。

第二日，折兰勾玉与乐正礼辞别孙员外，继续赶路。

骑马沿着那条小河往西，行至西村口，便见小庙旁围着一群人，指指点点，议论着什么。

折兰勾玉不爱理闲事，一径策马继续往前；一旁乐正礼高高骑在马上，往人群正中一张望，眼尖地发现向晚的身影，便嚷嚷开了：“表哥，快看快看，是昨天的小丫头。

”折兰勾玉不由停步，策马掉头，还未细看，便见乐正礼已然下马，往人群中心钻。

人群正中正是向晚。

除了向晚还有一个男子，年约三十，生得横眉竖嘴，左手拿着根拐棍，细看其身量与行动，竟是个瘸子。

“看什么看？

她娘昨晚上收了我银子，已将她卖给我当媳了，你们看什么看？

”瘸子粗着嗓子朝围观人群大吼，一边用拐棍赶人。

“什么？

她这么小，就卖给你当媳了？

”是乐正礼脆生生的童音。

折兰勾玉想阻止已不及，只得下马走近。

向晚趴在地上，双手被人缚在身后，头发凌乱，小小的身子不停往前爬。

缚住她双手的绳子一端赫然在瘸子手上。

她并没有理会围观的人群，也没有去看说话的人，只是倔着脸，埋头向前爬。

围观的人群退开了些，交头接耳的议论着，叹息着。

有人不忍看下去，摇着头离开。

“她娘收了我银子，卖身契还在我手上呢。

”瘸子见有人跳出来说话，还是孩子，声音更响了。

他将手中的绳子并在拿拐棍的手上，空出一手往怀里掏出张纸，冲着乐正礼耀武扬威地晃了晃。

黄黄的纸上有黑黑的字迹，随着他手一晃一晃的动作，落款处的一抹红清晰可见。

“她不是我娘，她不是我娘……”向晚发了疯般的尖叫，爬起身子便往前跑，瘸子使劲一拉绳子，她便似断线风筝，直直栽回地上。

媳意味着什么，她知道，她明白。

但这种认知似乎和隐在脑海中的某段记忆一样，细想起来，却是一片空白。

她只知她不能成为这个人的媳，她可以忍受打骂，忍受挨饿，但她不能忍受成为拉着绳子那人的媳。

一想到她要成为这人的媳，她就觉得可怕，从心底深处冒出来的满满的恐惧与害怕。

<<折兰勾玉杏向晚>>

<<折兰勾玉杏向晚>>

媒体关注与评论

文字虽如青烟淡水，但情节却五彩缤纷。
这种笔触，这种意境，让我确信，《折兰勾玉杏向晚》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文。
——萱萱

<<折兰勾玉杏向晚>>

编辑推荐

晋江原创半年榜TOP10作品，明月别枝继《云醉月微眠》之后“转世”之作，柔情穿越版《大话西游》，真爱不怕上天入地舍命相求。

<<折兰勾玉杏向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